



我们中国各行各业
之庶民破天荒的大联合
行动，顶住国内外阻势
力的莫大压力，在这次巴
黎和平会议上，断然拒绝
在掠夺我山东主权的一对
德和约上签字，实乃现
代中国外交历史上第一
次大胜利。

周克 著

花山文艺出版社

李大钊在一九一九



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先驱李大钊

李大钊五士为党献身精神
鼓舞我们永远学习不断前进

许德珩

一九八四年六月

自序

记得孩童时候，听哥哥和要好的同学谈起过李大钊的名字。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听老师讲“二十一条”国耻，也曾黯然落泪。12岁时，发生了芦沟桥事变，后跟随我哥哥他们一批高年级同学参加了八路军。在抗日军政大学这座革命熔炉里，又听到红军政治教员讲解过“五四”运动和李大钊的故事，在幼小的心灵里埋下了热爱祖国和崇敬革命先辈的种子。

全国解放后，从部队转业，总想把革命先烈如何流血牺牲、前仆后继，方始打下了劳苦大众的江山的故事，传播给新中国的青少年朋友。无奈因工作岗位关系未能如愿。“十年动乱”后期，周恩来总理、朱德总司令和毛泽东主席，在一年之内相继去世。在巨大的悲痛中深深感到：将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为人，反映在文艺作品中，传诸后世，已是我们这一代人无可推卸的责任。于是，不由自主地遍览几乎所有已公开出版的革命回忆录，寻找着一个又一个的题材。

1979年初至1984年中，先后在总政治部和中央党史研究室帮助工作，有机会翻阅了不少重要的内部收藏的历史资料。读着这些资料，仿佛很多人物竟如站在面前一般。在此

期间，更接触了继李大钊之后，或与李大钊同时肩负革命重担的一些健在的历史人物：前者如李运昌同志和大钊先生的长子李葆华同志，后者如许德珩老先生、张申府老先生等。在这些前辈和一些党史研究工作者的支持和鼓励下，我选择了“李大钊在1919”这个反映1919年李大钊这个人物的一个侧面，以及中国人民在“巴黎和会”上拒绝签字的历史题材并五易其稿。目的是纪念以李大钊为代表的我国第一批具有共产主义和爱国主义思想的先烈，纪念中国现代史上第一次人民的外交大胜利，纪念五四时期的人民群众。以求对今天的青少年朋友有所启迪。然而东西写得仍不够理想，但因它是基于基本的历史史实自然构成的文学作品，也就大胆地拿出来和广大读者见面，希望青少年朋友们不太艰难地读了它，一面增加一点历史知识，一面感染一点现代革命先驱者们的进取精神，也许会有些裨益！作者限于各方面水平都不高，作品中存在的错误和缺点，还望读者多加批评指正。

作者

1984年春

● 目 录

序曲.....	(1)
第一章 京都赠言.....	(6)
第二章 润之求教	(25)
第三章 庶民的胜利	(49)
第四章 和会内外	(59)
第五章 中流砥柱	(92)
第六章 天安门前.....	(105)
第七章 古城暗夜.....	(121)
第八章 山鸣谷应.....	(132)
第九章 睡狮醒来.....	(165)
第十章 铲除奸佞.....	(183)
第十一章 拒绝签字.....	(195)
第十二章 晨钟响亮.....	(239)
尾声.....	(250)
后记.....	(252)
附：李大钊烈士碑文.....	(253)

序 曲

1918年。欧洲某战场，硝烟弥漫，炮火轰鸣……。忽闻乐音悠扬，第一次世界大战交战双方的德军与法军士兵们纷纷放下了武器，跳出战壕，相互拥抱，载歌载舞，饮酒联欢起来……。中欧“康边”战地。德军（同盟国）代表与法军（协约国）代表在一列火车上签署停战协定……

中国某海滨。海浪猛烈地击打着山岩，掀起冲天浪花。海燕搏击着滚滚大潮。一个淳厚、亲切、刚毅的声音，仿佛来自宇宙太空：“1914年以来世界大战的血，1917年俄国革命的血，1918年德奥革命的血，好比一场大洪水——诺亚以后最大的洪水——洗来洗去洗出一个新纪元来了。‘桐叶落而天下惊秋，听鹃声而知气韵’。人类若是想求生存，想享幸福，应该互相友爱，不该仗着强力互相残杀。自太古以来，人类全体的历史联结无数的新纪元——朋友！‘这是最后的斗争’。全人类最后觉醒的新纪元来到了！……^①”

1918年冬。

山海关老龙头，万里长城蜿蜒起伏，沿着壮丽的山峦，像

① 《李大钊文集》上册 606—608 页《新纪元》篇。

一条在云空飞舞的巨龙。大地上，纷纷扬扬飘落着雪花，寒梅怒放。云雾缭绕的五峰山，苍松树下，28岁的李大钊，朴实而俊秀，刚毅而谦和，身穿棉袍与碣石老人及9岁的李葆华，伫立在主峰峰顶，瞭望着山川和海洋，正讲说着历史故事……

旭日缓慢地升起，映照着古老的北京城。歌声拔地而起。

沉沉黑夜难破晓，
滚滚大潮催曙光。
破碎神州临危境，
青春中华正孕藏。

李大钊背着沉重的东西，大踏步走出火车站。葆华喊着：“爸爸！等等我！”洪亮的大钟声，震聋发聩，一阵紧似一阵……李大钊回身拿过葆华背着的东西道：“快点儿！爸爸今天还有急事。”一队“吹歌会”，奏着动听的民乐走过。人声欢呼“胜利了！……胜利了！……”东单。“轰隆”巨响，一片围墙被推倒了。众人欢笑，人群围观。工人们正拆除“克林德”碑。李大钊父子凝神观看着。葆华问：“那牌坊好好的为什么要拆掉？”大钊道：“那是八国联军侵略北京时，腐败的清朝政府，为一个屠杀中国人的刽子手‘克林德’立下的牌坊，这故事以后慢慢和你讲。”说着拉紧葆华的手急忙向前，穿行在拥挤的人群中……。前门。旗帜如林、铁炮声声、人声鼎沸、唢呐齐鸣。轿子、汽车、马车、骆驼、人力车，还有写着“借光二哥”的独轮车，各不相让。男女老少各界行

人拥挤不动。大钊父子让在路边无法前行。“民乐队”动听的演奏，引起群众热烈鼓掌，“舞狮队”的表演更引起阵阵欢呼。箭楼墙边一带，流亡的灾民们被震动了，瓮城根儿，一片插着草棍，自卖自身的妇女儿童，有的也不禁抬头观望。远远地传来军号声，警察总监吴炳湘率领一队军警，打着“庆祝协约国战胜”、“公理战胜”的大幅横标及五色国旗，向这边走来。李葆华问：“爸爸！今天怎么这样热闹？”大钊沉思着答道：“世界大战结束了！中国的南北军阀政府，也宣布停止了祸国殃民的战争。”军号声临近，军警在驱赶群众，开路……。人如潮涌，看看向大钊父子这边涌来，大钊拉起葆华，避在一家小店门廊下。喧哗声愈烈，大钊拉葆华走进店中道：“索性歇会儿吧！回宿舍的路堵塞得这样厉害。”店主人认识大钊，上前来打招呼。父子二人靠窗口落座，要了两碗豆腐脑。葆华饿了，掏出饼子吃了起来。突然，大街上又一阵大乱，众人齐集窗口看时，原来是从“东交民巷”冲出的几辆外国汽车，冲断了行进的军警队伍，伤害了路边的摊贩，扬长而去。中国军警们正在与尾随的醉酒的美国、日本、英国、法国士兵讲理。这些“协约国”士兵们，携带着穿着豪华的家眷，家眷们牵着宠爱的哈巴狗，视中国人为奴隶。警察总监满头大汗跑过来频频向洋人道歉，却回头训斥中国军警，令行进的队伍避开醉酒携眷辱蔑中国的“协约国”的散兵，绕道行走。这群外国人高呼着“大英帝国战胜万岁！”“大日本帝国万岁！”“美国大总统‘十四条和平原则’万岁！”“战争胜利之神——福煦将军万岁！”国立北京大学学生傅斯年、罗家伦等人，乘几辆人力车，带着写有“公理战胜”的彩灯，喊着“威尔逊大总统万岁”，与外国人打招呼走过。外国人哈哈

大笑着，如入无人之境。窗内外观者，无不摇头叹气！有的说：“中国出华工几十万远渡重洋去炮火中挖战壕，运子弹——也是协约国之一，为打败德国出过一份力，不也是战胜国嘛！”有的说：“段祺瑞、徐世昌这些大官儿，就是洋人姨太太牵着的哈巴狗儿！”众人听了一阵哄笑。“这叫兵尻尻一个，将尻尻一窝呀！”李大钊听得话音爽朗，回头看时只见那人虎背熊腰甚是健壮。旁有一人突然喊道：“表兄！”大钊一愣，定睛看时却是妻子赵纫兰的一个远房兄弟，在唐山做矿工的，随口答道：“表弟！”这位表弟已抱住大钊异常激动。大钊看表弟有事的樣子，问道：“表弟什么时候到京的？”表弟含泪答道：“早晨赶到北京的，想直奔表兄您家去，却被阻在这里，走不过去。”大钊看了看怀表，想了一下，对葆华道：“葆华！这是你表舅！”葆华道：“表舅您好！”大钊说道：“我因有要紧事，定在今日上午有一约会，暂时不能陪您回家。这样吧，葆华！你陪你表舅绕大栅栏穿胡同奔宣武门先回家去吧。”转身对表弟道：“有事住家里慢慢说好吗？”表弟点头道：“那好！”又介绍一个人说道：“这是我在唐山矿上的救命恩人陈建公。”大钊急忙与陈握手道：“陈老弟您好，就一起到家去吧！表弟，您要好生照顾着贵客！在咱家住下来，有你纫兰表姐做饭哩！陈老弟也不要见外，我因有一个重要约会，一起绕回家去怕误了公事，我去去就回家！陈老弟，我们初次见面，还想长谈谈哩！”陈建公道：“谢谢李先生！常听您表弟说起，今日得见面，很是高兴。只因长辛店火车站，我一个盟兄，给我在上海码头找了一个事由，去晚了又怕黄了，等事由安定下来，我一定找机会专程前来拜望李先生！”大钊想了一下道：“那，就说定了！”陈道：“君……君子一言……”

二人会心一笑，李大钊拿出5元钱，乘握手时，双手交到陈建公手中道：“老弟！旅途珍重！”陈建公凝视着李大钊半晌，说道：“李先生！后会有期。”表弟连忙接过大钊背着的东西。四人分三路，走出小店分手。李大钊向人群较稀疏处走去。欢呼庆祝胜利的人群往来穿梭一般。当他走过离皇城不远的一座旱桥，迎面跑来一个小报童喊着：“看报看报！《京报》！《晨报》！《顺天时报》！《益世报》！买报！买报嘞！中国专使团赶赴法国巴黎，开和平大会嘞！看报看报！中国外交使团团长陆征祥前往日本，转赴巴黎！”李大钊买了一张《晨报》，边走边看着。

第一章

京都赠言

距皇城不远处，一个前王府花园改建的中西合璧式别墅里，住着民族资本家、上海某纱厂经理、商会副会长原籍山东的宋墨庵先生。墨庵一个叔伯妹妹在北京高等师范任教，与墨庵的女儿宋宝箴长住此处。宝箴是女校学生又是学生会干事。这天，宋墨庵特设家宴欢送好友、“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某顾问，并等待着自己的老同学、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李大钊等客人的到来。厨师在厨房中忙碌着，女佣人在擦拭桌椅。墨庵与某顾问已在卧室交谈，宋宝箴一面看书一面听着门声。一霎时，门铃响了，北京大学学生许德珩与鲁宝箴来到宋家，宋宝箴引客人走进小客厅，墨庵闻声也走出卧室迎接。

宋宝箴说：“爸爸，这就是北京大学《国民杂志》主编许德珩同学，这位……”

许德珩道：“宋先生好！这位是北大学生会的小弟弟，鲁宝箴，您就叫他小鲁好了！”

宋墨庵说：“欢迎，欢迎！”

许对宋宝箴说：“他也是山东老乡呵！和你同名不同姓

呵!”四个人都会心地笑了。顾问先生也走出卧室来。众人笑时，墨庵的叔伯妹妹，女教师走进小客厅来了。墨庵向众客人作了介绍。

女教师把一包东西给墨庵，说：“哥哥，这是李守常先生的夫人特意托人带给您的土特产。李夫人带话说，守常先生今日准到……”

墨庵说：“哈！冀东板栗！快拿到厨房去，叫厨师添一个‘八宝饭’，大家尝尝！”女佣人拿礼物走去。

女教师道：“各位请落座叙谈，因今天学校有我的课，失陪了！”

众人道：“您忙，您快去教课。”

墨庵招待许、鲁二人用茶，一面介绍说：“这位就是准备去巴黎和会，给我‘专使团’作顾问的，也是山东老乡，你们就叫他顾问先生吧！”许、鲁二人连忙起身致意道：“顾问先生好！”

顾问先生说：“今天幸会，得与京都高校几位爱国青年相见，异常高兴！”顺口用山东乡音叫道：“鲁宝箴同学！你也是山东人？”鲁答：“是呵！”“什么地方人？”“青岛人。”顾问加重了乡音道：“今天可巧啦！这欢送我赴欧洲的，原来是山东同乡会呀！”众人大笑起来！

这时，女佣人引山东议员刘义屏来到。众人一片欢腾，气氛非常热烈。墨庵向众人介绍道：“这位就是日本军阀打不死的莱阳县县长——现山东省议员，刘义屏先生！”众人齐称：“久仰久仰！”墨庵对义屏说：“一会儿守常就到！”义屏说：“太好了！”

刘义屏坐定后，与鲁宝箴相视良久，猛然对鲁宝箴道：

“你，你叫什么名字？”鲁答道：“鲁——宝——箴！”刘义屏亲切地唤道：“宝箴！”鲁宝箴答道：“刘——伯伯，是你！”鲁宝箴一声哭道：“刘伯伯！”扑到了刘义屏怀里。刘义屏抱着鲁宝箴也老泪双流道：“宝箴！你怎么到了这里？”小鲁哽咽片刻道：“我大舅高玉华，在北京大学当校役，我投奔他考上了‘北大’。”

许德珩问：“小鲁！你是怎么认识刘义屏先生的呀？”

鲁宝箴一面抹泪，一面答道：“说起来，可就话长了！那是1914年，欧洲大战打得正凶，日本，不顾我们还是‘中立国’，也不顾德国无力东顾，愿将胶州湾交还中国的表示，以我青岛有德军胁迫，竟然向青岛进攻。日军野心勃勃，攻青岛却从我龙口登陆，强占胶济铁路，一路横行霸道，将咱中国人当敌人看待。我母亲老家是莱阳乡下，在青岛纱厂作工。我白天上学，晚上当小工，不常在家。就在一个漆黑的夜晚，我母亲竟被日本兵逼得跳海自杀了！刘伯伯那时在莱阳县当县长，我父亲在县衙门当差。日军到处专横、扰民，刘伯伯异常气愤。在群众请愿之下，刘伯伯出来和日军交涉。日本军佐不但不听劝告，反而开枪向刘伯伯射击。我父亲仗义向前掩护，不幸饮弹身亡。刘伯伯竟被日军监押。我二舅高中华和乡亲们听说此事，抄起杈耙、扫帚、扁担、铁锹、鸟枪、大刀、长矛，拥往县城找日本军佐算帐。在西关大桥旁边，打伤了一个日军，另两个日军被打下河去。这时，又一班日军赶来，枪杀、逮捕和驱散众乡亲。军阀政府大员，带中国警察赶到现场，反向日军频频道歉。我二舅高中华，一气之下，报名上了海船，到法国当华工去了。刘伯伯！我父母双双惨死在日寇手下，害得我家破人亡，这不共戴天之仇，

我一定要报呵!”鲁宝箴满面泪痕，泣不成声。在场众人个个含泪，悲愤异常，顾问先生也在用手帕擦泪。

刘义屏给小鲁擦着泪说道：“宝箴！不要难过了！你父亲为我而牺牲，伯伯的家就是你的家，伯伯我也是在监狱数月，九死一生，幸得老友全力相救才得生还。出狱后找你和你的亲人，都道下落不明，今日幸得见面，侄儿若不嫌弃，就跟伯伯回济南府去，我供你上学养你终生。”鲁宝箴道：“谢谢刘伯伯，眼下在大舅舅那儿，生活尚能维持，一有机会，定去看望伯父！”

宋墨庵道：“小鲁一家的悲惨遭遇和义屏兄的受辱，正是我民族命运的写照！政府媚外，百姓遭殃！袁世凯为了称帝，不但不去收回山东和辽东主权，反而进一步接受了日本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袁世凯死了，阴谋家段祺瑞上台，卖国有加。据日本寺内内阁下台前夸耀说：自1917年1月至今年9月，让段祺瑞以中国各方面主权作抵押，借与北京政府的款项超过3万万日元，三倍于以前日本对中国的借款总和，而所得到中国的主权利益，远远地超过当年的‘二十一条’了。‘段合肥’看看他自己在政府的宝座要垮台了，为了控制北京政府财政大权和扩张他的军权，编练新的部队，9月24日又与日本签订了2千万元垫款合同，把满、蒙的4条铁路和山东顺、徐两条铁路的财产权和税收权统统抵押给了日本。授给日军训练指挥段系军队的权利还不算，并且允许日本军队大批开进中国的北满，已有7万有余了，似这等无数丧权辱国的条约，吸尽了中国的民脂民膏，捆绑住中国的手脚，中国何日得以翻身？”许德珩道：“没有家鬼引不来外贼，段祺瑞这个伪装再造共和的大卖国贼，只知屠杀人民，发国难财，

满足个人权欲野心。最近我在准备纪念‘五七’国耻查资料时发现：段祺瑞在东北拥有私人田地达 20 万顷，在他与日本合办的‘中华汇业银行’中，他一人就占有 3 千股股票。徐世昌在河南辉县霸占良田 5 千亩，冯国璋在苏北占有良田 75 万亩。前天，他的老家河间来说，河间府的良田几乎被他一家占光。”众人听了惊叹不已。许继续道：“近来，湖南同学毛泽东来京讲：今年湖南省驻扎段祺瑞及各路军阀部队达 10 万之众，年年混战不止，你打过来，他打过去，淫掠烧杀无所不为，可怜只有百姓受苦。醴陵之战，全城被焚；黄土岭之战，死尸如山。军阀张敬尧的军队开进平江，下令‘三日不封刀’，纵容士兵无恶不作。段祺瑞的部队把当地群众当作便衣队，不分青红皂白乱砍乱杀。从攸县、醴陵到株洲易家沟，变成了一片烟雾弥漫的火海，火海中，到处是人民的血泊。一批批退却士兵，找不到食宿，找不到长官，无处泄愤，便把商店民宅洗劫一空。真是所谓放眼神州大地，到处是兵匪，到处是流离失所之饿殍，到处是嗷嗷待哺之灾民。真恨不得起而食专横者之血肉，以雪吾愤！对于瓜分我神州之列强，恨不能冒万死，犯大难，与之开战，在所不惜！”众人听了人人义愤填膺，鼓掌称快，齐道：“这一桩桩国恨家仇，这一笔笔的血泪帐，也该到彻底清算的时候了！”

宋宝箴说：“如今，人家欧洲匈牙利、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大大小小的国家都掀起了独立运动，历朝历代被人们根本看不起的穷人工农百姓，在俄国竟然掌握了军政大权。在亚洲，朝鲜人民赤手空拳向日本侵略者和本国卖国贼展开了血战，印度也酝酿着摆脱大英帝国的羁绊……”

刘义屏道：“我们号称地大物博人口众多之中华祖国，总

不能老这样窝囊下去吧？这次巴黎世界和平大会上，该是讲讲公理的时候了！”

许德珩道：“可这些天，欧美的报纸，怎么一个字也没有提到远东问题？”

宋墨庵对着顾问先生道：“老兄！你倒说说，这次巴黎和会，中国外交使团……”正说话时，李大钊领着留法勤工俭学学生蔡子君，走进客厅来了。

李大钊拱手对众人说：“抱歉，抱歉，迟到了！请主人、老同学和各位谅解。下乡刚才回京，又被欢庆的人群阻住了。”

顾问先生上前一步，紧紧握住李大钊的手说：“多么想念你呀！守常！一别又是两年了，在外边不好说话儿，借墨庵兄的宝地，特意请你来，给出出主意。”

李大钊道：“不敢当，不敢当。让我来介绍，这位是北大最早留法勤工俭学的学生，又是华法教育会指派回国的一位代表蔡子君同学。他刚从蔡校长那里来，适才路上巧遇，听说顾问先生在此逗留……”

宋墨庵插话道：“呵！这是墨庵请也请不到的贵客呀！欢迎之至，欢迎之至！”

顾问先生说：“难得难得，此去巴黎，正要前去贵会拜望哩！”

墨庵道：“正好共同欢聚畅谈。”一面急忙招呼众人一同入座，并向守常、子君献茶。

蔡子君道：“‘巴黎华法教育会’和‘华侨联谊会’，委托我回国看望吴玉章、蔡元培二位先生，二位都已见到了。正想明后天搭一英国运输舰返回巴黎。不期路遇守常先生，听说顾问先生尚未启程，所以冒昧跟随李先生特来拜望。宋先